

孤独的幸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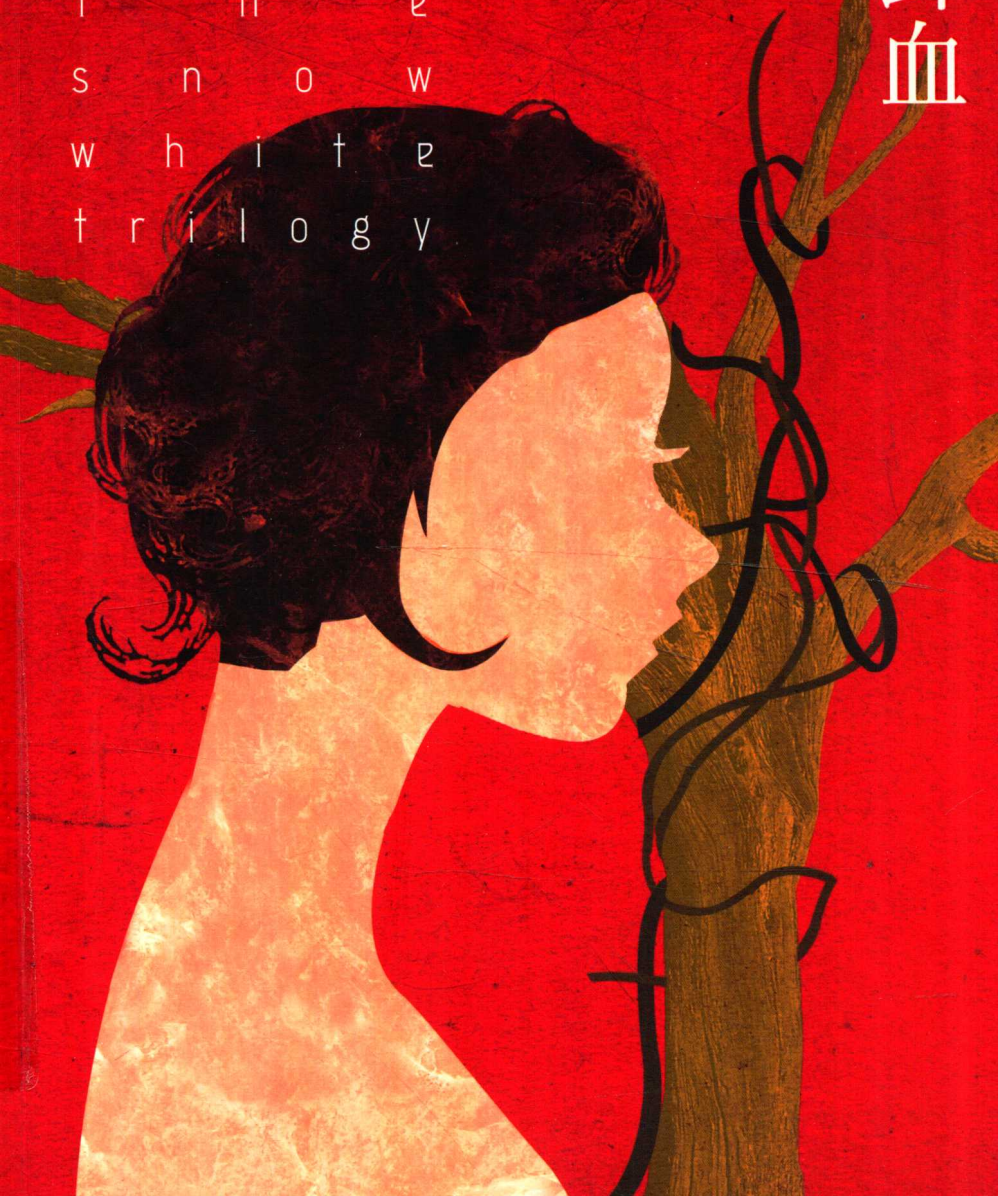
①

As Red  
As Blood

# 红如 鲜血

[芬兰] 萨拉·斯姆卡 / 著  
张雷 / 译

t h e  
s n o w  
w h i t e  
t r i l o g y



# 孤独的幸存者 ①

[芬兰] 萨拉·斯姆卡 / 著  
张蕾 / 译

As Red  
As Blood

## 红如 鲜血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字: 01-2014-19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如鲜血/(芬)斯姆卡著;张蕾译.--北京:

现代出版社,2014.6

(孤独幸存者三部曲;1)

ISBN 978-7-5143-2541-6

I. ①红…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推理小说—芬兰—现代 IV. ①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8615号

Copyright @ Salla Simukka, 2013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Tammi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ammi Publishers and  
Elina Ahlback Literary Agency, Helsinki, Finland,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 红如鲜血 / PUNAINEN KUIN VERI

---

作 者:(芬兰)萨拉·斯姆卡

译 者:张 蕾

责任编辑:崔晓燕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645×925 1/16

印 张:15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2541-6

定 价:27.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隆冬的一天，柔软的雪花像羽毛般地从空中飘落下来。皇后坐在城堡的窗前缝着衣服，那窗棂黑得有如乌木。

皇后一边缝着衣服，一边看着窗外，她一不小心，针尖扎破了她的手指，流出了三滴血，滴落在了雪地上。白色的雪地映衬着鲜红的血滴，那么美，皇后不由得看呆了，她想：要是我有一个孩子就好了，皮肤像雪一样白，嘴唇像血一样红，头发像乌木一样黑！

——《格林童话》

从前有一个女孩，一个不用害怕的女孩。

女孩跑步，像所有不怕摔跤的孩子那样跑步。她那双小巧却敏捷有力的脚飞过石头和树桩。她感觉到脚底板踏进苔藓，陷进被阳光晒得暖暖的沙子，踩到扎得她生疼的松针，落入挂满了露珠的草地。她相信她的双脚能够把她带到任何她想去的方地方。

女孩笑，像所有那些还没有被嘲笑过的人那么笑。她的笑从腹部深处出发，充满了整个胸腔，在嗓子里鼓出泡泡，在舌头上变成更细小的泡泡，在口里打几个圈圈，最后脱口而出，撞到树枝上变成一树的苹果花。笑声让她的周围都变得更明亮，也更温暖。她的笑声通常最后会变成打嗝声，但女孩并不在意，相反，打嗝反而会让她的笑得更厉害。

女孩相信，就像那些从来没有被脚下的土地欺骗过的人一样相信，像从来都没有被任何人欺骗过的人一样相信。她垂下头，相信自己不会摔倒。或者即使她会摔倒，她也相信有人会扶住她。

从前有个女孩，女孩慢慢地学会了害怕。

童话不是这么开头的。这样开头的是另外一个比童话残酷得多的故事。

## 她是谁？

她是卢米·安德森<sup>①</sup>，一个来自瑞典西麦基的瑞典族芬兰人。

她是那个对每件事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发表意见的人。

她是那个不管是物理还是哲学都能得满分的人。

她是那个因为演了《哈姆雷特》里的欧菲利亚触怒了两位老师，

可其他人都被感动得流泪的人。

她是那个从来都不参加学校的任何集体活动的人。

她是那个从来都是一个人吃饭，却从来都不显得孤独的人。

她是另外一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在这副拼图中没有属于她的

位置，可是她似乎又好像可以被放进任何位置。

她一点都不像其他人，可是她又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

---

<sup>①</sup> 卢米·安德森(Lumi Andersson)，芬兰语中同“白雪·安徒生”，故此系列名为“白雪公主三部曲”。

## 她的信条

不要卷入别人的是非，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也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只有沉默不言，而且只在深思熟虑后才开口说话，才能获得安宁。

## 她的生存法则

### 卢米生存法则第一条：

只有尽量不卷入别人是非的人，才能活得最好

### 卢米生存法则第二条：

永远都不要草率地下结论。

### 卢米生存法则第三条：

永远都不要高估你自己的敏捷程度，永远都不要相信你绝对安全。

### 卢米生存法则第四条：

不要给对方选择，而应该扔给对方再清楚不过的行动指令。

### 卢米生存法则第五条：

不要恳求，也不要要求，只要告诉对方事实是什么就够了。

### 卢米生存法则第六条：

健身房的流汗让我舒服，因为这让我变得更有力量。

### 卢米生存法则第七条：

不要因为报复而寻找力量，而要因为今后可以不再需要经历那些“经历后会让人想要报复的境遇”寻找力量。



## 人物列表

|                |           |                            |
|----------------|-----------|----------------------------|
| Lumi Andersson | 卢米·安德森    | 主人公，高中学生                   |
| Terho Väisänen | 德尔霍·瓦萨宁   | 警察，爱丽莎的爸爸                  |
| Boris Sokolov  | 玻瑞斯·索科洛夫  | 毒贩小头目                      |
| Viivo Tamm     | 维沃·唐      | 玻瑞斯·索科洛夫的手下                |
| Linnart Kask   | 林那特·卡斯克   | 玻瑞斯·索科洛夫的手下                |
| Elisa          | 爱丽莎       | 卢米的同学，<br>德尔霍·瓦萨宁的女儿       |
| Tuukka         | 杜卡        | 卢米的同学                      |
| Kasper         | 卡斯培       | 卢米的同学                      |
| 娜塔丽 Smirnova   | 娜塔丽·斯密尔诺娃 | 玻瑞斯·索科洛夫的手下，<br>德尔霍·瓦萨宁的情妇 |
| Jääkarhu       | 北极熊       | 毒贩总头目                      |

红如鲜血  
目录  
Contents }

人物列表 .....001

2月28号，星期天 .....001

2月29号，星期一，凌晨 .....009

2月29号，星期一 .....015

3月1号，星期二 .....043

3月2号，星期三 .....079

3月3号，星期四 .....123

后 记 .....219

红如鲜血

2月28号

星期天





雪堆闪耀着白光。十五分钟前下了一场雪，给灰暗的积雪堆盖上了一层洁净而柔软的新雪。十五分钟前，一切还皆有可能，世界看起来那么美。更加光明，更加宁静，也更加自由的未来就在前方的某个地方闪光。未来，为了它可以冒巨大的风险，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押在一张牌上，让自己一次性地全身而退。

十五分钟前，鹅绒般的大雪给积雪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羽绒被。然后雪突然就停了，就跟它开始得一样突然。一缕缕阳光，从云朵的缝隙间泻下。整个冬天都没人见过这么美的一天。

现在，地上的白色开始一点一点地掺杂进红色。红在扩散，占据了它下方的土地，一片雪花一片雪花地往前推移，在前进中染红它流过的雪花。还有一部分红色喷到了远处的雪地上，落成一个个鲜红的斑点。这红那么纯粹，那么鲜艳，如果它有声音，肯定会尖叫出声。

娜塔丽·斯密尔诺娃那双棕色的眼睛盯着红色的斑点点缀的雪地，什么都看不见。她什么都不再想，什么都不再希望，也什么都不再害怕。

十分钟前，娜塔丽还有希望，十分钟前，她还比生命中的任何一刻都要害怕。她用颤抖的手把一张张钞票塞进正宗的路易威登皮包里。她一直在倾听，哪怕是再细微不过的声响。她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一直对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一切她都计划好了。但是同时她也知道，任何一个计划都不可能绝对万无一失。她花了好几个月反复琢磨的计划很可能被人轻轻一推就会倒下，破碎。

路易威登皮包里放着护照和飞往莫斯科的机票。其他任何东西她都不带。弟弟会开着租来的车到莫斯科机场来等她，会开车把她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小屋。世界上只有几个人知道那座小屋的存在，妈妈和三岁的欧尔加，她的女儿，会在那里等她。她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女儿了。女儿会不会已经不认识她了？她们会在小屋里躲上一两个月，这样她和女儿就有机会重新认识对方。她会在小屋里一直躲到她相信危险已经过去，一直躲到她被完全遗忘。

有个声音顽固地在娜塔丽的脑子里嗡嗡作响，“你不会被忘掉，他们不会让你跑掉”。她试图说服自己，她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很快就能找到一个人来代替她，所以他们不会大费周章地去到她的藏身之地把她揪出来。

做这一行的，时不时有人失踪，跟这个人一起失踪的还有钱。这是做这一行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损耗，就好像在超市里没有及

时卖出去而腐烂掉的水果，最后不得不被扔掉一样。

娜塔丽没有数那些钱。她只是尽可能多地往包里塞钞票。有些钞票已经发皱卷曲了，但这并没有关系。卷曲的五百欧元的钞票和平整的五百欧元的钞票一样值钱。用它，可以买三个月的食物，如果足够精打细算的话，甚至四个月。用它，也可以让一个人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保持沉默。对于很多人来说，五百欧元就是沉默的价格。

二十岁的娜塔丽·斯密尔诺娃趴在雪地里，脸颊贴着冰冷的雪。她感受不到冰雪在皮肤上的刺痛，她那裸露的耳垂也感受不到零下二十五摄氏度的气温足以让人凝固的寒冷。

在这陌生的国度，

在这冰封的早春，

娜塔丽，你在冷得发抖。

有个男人曾经用他那沙哑的嗓音给她唱过这首歌，还唱跑调了。娜塔丽不喜欢这首歌。歌中的娜塔丽是乌克兰人，而她是俄罗斯人。她喜欢的是男人给她唱歌，同时抚摸着她的头发。当时她试着不去听歌词，好在这样做并不困难。她会说一点芬兰语，她能听懂的比她能说的要多得多，不过她停止了费脑筋去想那些词的意思，而是放松思绪听男人唱。那些芬兰语单词交织在一起，丧失了意思，只剩下一个一个的音符，连成一串从男人的嘴里蹦出，飘到娜塔丽的颈后。

五分钟前，娜塔丽想到了这个男人，还有男人那双略微粗笨的手。男人会想她吗？也许会有那么一点，也许仅仅只是那么一点点，但不会太多，因为男人并不爱她。如果男人真的爱她，那么他肯定会像他多次信誓旦旦的那样，帮娜塔丽安排好一切。可是现在娜塔丽却不得不自己去安排那些事情。

两分钟前，娜塔丽“咔嗒”一声，合上了皮包。皮包因为装满了钞票而显得鼓鼓囊囊的。她迅速清除了自己留下的痕迹，瞥了一眼挂在门口的镜子中的自己：染成浅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珠，细细的眉毛和闪着红色的嘴唇。她的脸色苍白，眼睛下方是因为熬夜而产生的黑眼圈。她正要离开，嘴里尝到了自由夹杂着恐惧的味道。跟铁一样的味道。

两分钟前，她直视着镜子中的自己的眼睛，抬起下巴。她要利用这个机会全身而退。

娜塔丽听到了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她凝固在了原地。她听到了一个人的脚步声，又分辨出了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的脚步声。一共三个人。三个人正从正门进来。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逃跑。

一分钟前，娜塔丽穿过厨房，向通往露台的门跑去。她摸索着去找门上的锁，可是颤抖的手让她无法把门打开。最后，门奇迹般地开了。娜塔丽从覆盖着卢米的露台上跑过，跑向院子。她的皮靴陷进了雪中，可她仍然拼命向前跑，没有扭头往后看。她什么都没听见。有那么一刻，她的心里冒出一个想法，说不定她能够脱险，能够逃跑，能够获胜。



三十秒钟前，一把装着消音器的手枪的扳机被扣动了，一颗子弹穿透娜塔丽的大衣的后襟，穿透她的皮肤，不偏不倚地穿透她的脊柱，撕破她的内脏，最后穿透了娜塔丽紧紧贴在胸前的路易威登皮包。

娜塔丽向前倒下，倒在了洁白的、还没有人触碰过的雪地里。

娜塔丽身下，一片鲜红在扩散。红吞噬掉周围的卢米。那片鲜红刚开始还是贪婪的、温热的，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红一点一点地冷却。有个缓慢而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向躺在雪地中的娜塔丽·斯密尔诺娃，可是她已经听不见了。